

春耕时节，大人小孩都下地了，大小牲口都下地了，满地里都是闹腾腾的热气，这里还有“二姐——二姐——再拿些种子过来”的声音，有“吃饱了就好好干活，这个时候可不敢偷懒”的呼叫牲口的声音。牲口头一低一低地猛干，时而还会有一头驴子把低着的头扬起来“唔哦——唔哦——”地叫上一阵。八岁的笆斗提着吃食一呼一吸地在垄上走，边走边喊：“吃饭了——大——姐——”

那些声音呼着气，人一喘一喘呼出的气，牲口一低一低哈出的气，混合在一起了，这里那里都是这样的气，或许就构成了那种浓重的地气，或者说那浓重的地气里就有这样的混合的气。

庆爷爷说，什么都有股气，没有那股气撑着，谁就要塌陷了。打仗也得一鼓作气，那作的气就是精神，是战场上的灵魂，制胜的法宝。

二婶说，别动了胎气，胎气是什么？胎气就是养孩子的内气，是胎儿在母体内所受的精气。胎气不足孩子就可能出毛病，还会早产，所以老人总是叮嘱孕妇保护胎气。

奶奶说，这就像蒸馒头，那就是用水气把一团面蒸熟的，可不是用的火也不是用的水，火和水只是为了闹腾那股子气。

有时我会看到一团一团的东西飘着，在地边上呼儿呼儿地飘，一会儿高，一会儿低，像一个充满气的球，但又不像球，它不圆，不方，就是那么一团一团的，一会儿合成一团大的，一会儿又分成一堆小的，一会儿又乱得不成样子了。

遇到这种气团，你只能远远地看，不能去跟前，你跑到跟前你什么也看不见，有时还会把你吸进去，你就成了那团气的一分子，你觉得闹嚷嚷的，眼睛就湿乎乎的了，眼睫毛上粘的不知道是啥，就是不停地从头上往下淌着潮潮的水样的东西。你呼吸，那些气就大呼小叫地进到你的肚里，而后又大呼小叫地出来，进到肚里你觉得就是一团气，呼出来时还是一团气。我那个早晨就是这么感觉的。

人们说，山岚就是山上呼出的气，那些山岚是怎么形成的？就是那些张着口的洞里呼出的，一个个山洼洼里都是这样的气，多了就成了云气，所以山上的云气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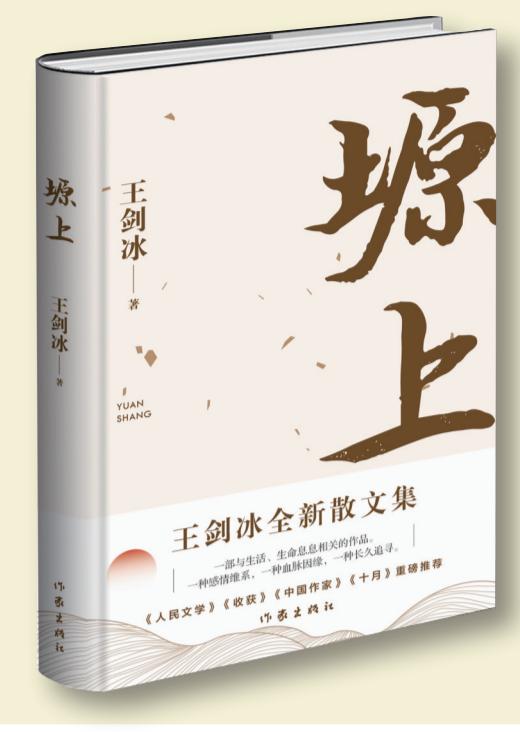
西头的四奶奶，儿子在省城做了好大的官，她六十大寿那年，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去享福，走的时候黑亮亮的轿车来接，一村的人都出来看，四奶奶眼睛笑得成了一道缝。可住了不到半年就回来了，说什么再也不去，村里的人问，城里咋样？四奶奶说，挤，到处都挤，挤得不接地气，喘。

四奶奶就还在她那座老屋里住，也不让儿子翻盖，说会把气翻没了。四奶奶早起会先把鸡仔撒开，让它们叽叽咯咯四野里撒欢，而后走到塬上，遮着眼望远处刚起的太阳。

四奶奶已经活得很像样子了，但她还是那么活着，她就像一个榆木疙瘩，堆在黄黄的一堆土边，很多人以为这棵树已经死了，但它的上边，还开着几枝白色的小花。四奶奶的儿子后来从城里回来了，他是以一个骨灰盒的形式回来的，他没有活过四奶奶。四奶奶对儿子说，回来就好，家里的土埋人。

地气

□王剑冰



四奶奶活到了90岁，死后就葬在了村头那片黄土里，四奶奶说，中了，活够了，还要活多大？该入土了。四奶奶是在絮絮叨叨中走的，四奶奶走得很安详。

二

关于地气，我问过奶奶，啥是地气。奶奶说，你张嘴。我张开嘴。奶奶说，你喘气。我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，再吸一口气再吐出来。奶奶说，人会喘气，地也会喘气。人喘气活着，地也喘气活着，都不喘气了，那就死了。人活着种地，地活着养人。

我就往地里看，看地喘气。远远的有一个高谷堆，会冒出青青的烟，我以为那就是地气。有一天我拉着狗跑了好远才跑到跟前，到跟前一看是一孔窑。我就又问奶奶，地气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奶奶说，地跟人不一样，地气是从肚脐眼里冒的。

我不知道地的脸在哪里，身子有多大，我感觉，怕是跟天一样大的，天罩着地。地撑着天，就像锅和笼。

村里的大夫和奶奶说的不一样，大夫跟奶奶聊天，说地中之气，春秋最为明显，孟春之月草木萌动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。秋季平定收敛，天高风急，地气清肃。我听不大懂，我还是喜欢奶奶说的。

那是一个早上，一股青烟从地上升起，是一大团，离开地面或没有离开的样子，冉冉地动，一忽儿浓一忽儿淡，摆来摆去，像在水里的纱，感觉能摸到。就跑着去摸，却是总也摸不到，逗我似的总在前面飘。我追到塬头就没法追了，塬头上是一处四下

里都齐崭崭的断层，下得很深，对面还是塬，还是通向远。

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深沟，沟里长满了草棵子，这时我看到，断层下面的沟里冒上来一涌一涌的清气，真的如奶奶说的，是从地的肚脐眼冒出来的吗？

后来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地气。

夏天的夜里，一群人卷着席子、抱着被子去场上睡，躺在晒了一天的地上，暖暖的，觉得比家里的炕还沉实。躺着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从东往西数，数着数着就数不过来了，流星像偷划火柴一样，一会儿嚓——划一下，一会儿嚓——划一下。夜晚的大地真静呀，静得连蚯蚓的叫声都能听得见。

第二天你会发现，蚯蚓在你的周围犁了很多地。醒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你会闻到一咕噜一咕噜的清气，那个舒坦，深吸一口，再深吸一口，爬起来就看见了地气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地气有时能看见，看见的就是那圪圪的气团，有时你看不见，但是能闻见。

咱这个地方人好把味说成“气儿”，地里时常飘来的那个味，就是地气。油菜的味、豆角的味、黄瓜的味、柳树槐树桃树桑树的味，还有羊粪牛粪的味，有人把粪一车一车地往地里送，一小堆一小堆地卸到那里，然后一小堆一小堆地扬开，地里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混合味道。夏天和秋天的味道是沉厚的，那是麦浪稻浪的味，玉蜀黍的味，大豆和桃黍的味。

另外，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天，你还能闻到各种野草和野花的味，那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顺着地垄一波一波地涌，淘洗着你的肺叶，你感到地气好极了，有时候你会把地气认成风，一丝丝的小风带着悠悠的气儿飞，呼呼的大风携着浓浓的气儿涌。

在地里干到半晌休息的时候，脱下鞋子枕着，就地一躺，脸上或是遮个草帽或是什么也不遮，四周的土香就弥漫过来了，太阳照得身上暖暖的，眼皮子里的眼睛感觉是一片艳艳的红，薄薄的一层血脉在游动。一会儿的时光，就会睡得呼呼的。

地下的人也是这么睡着。四奶奶的地方离我并不远，她下葬的时候，一口厚厚的棺木漆得油亮油亮。四奶奶好以后，村里的木匠张说一声“把好了”，就叮叮哐哐让木楔子安安妥妥地将棺盖摆得严丝合缝。四奶奶的棺木下土的时候，那土是一点点地盖到棺木上的，直到盖成了一个土堆，四奶奶的周围全是黄黄实的土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四奶奶闻了一辈子土味，她知道什么最舒贴。

三

再后来我就感到，所谓地气，其实就是你的乡村，你的故土，是那些庄稼那些草木，是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，地气就是你对故土的感念，对家乡的认识，说白了，地气其实就是你的底气，是你生命的基底，你有着最扎实的最本质的最朴素的基础，你就有了活着的底气，否则你就是一叶浮萍，轻狂、无根无落。

你的生命里总是能看到地气，能闻到土地的味道，你就会活得踏实、过得充实。

(摘自《塬上》，王剑冰著，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)

我老家的村子叫尖角，位于陕西汉中洋县龙亭毗邻汉江的西南角。村子沿汉江的一条小支流大龙河，与处于平川地带的晏坝村分界，由北向南渐次升高，形成丘陵地带，一个山沟套着一个山沟，沟沟洼洼如同迷宫，到了最高处，再由山梁向南顺坡而下。坡面虽不十分陡峭，但不少路段坡度均在45度以上，山路难行，下雨天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山下即是滔滔汉江，站在山梁高处一眼望去，蜿蜒而去的汉江，像一条巨龙游走于秦巴山地之间，煞是壮观。尖角村并不大，东西长不过十来里路，南北的直线距离也只在七八里之间。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，那就是一个穷山沟，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上，找不到一个点的地方，对它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，或者叫不屑一顾。直到有一天，好友文史学者黄建中先生告诉我，说有史料记载，民国十二年(1923)，军阀吴新田将光绪元年(1875)在尖角村出土的周鼎卖给了日本商人，得银元三十万。鼎在古代号称国之重器，天子九鼎，侯七鼎，大夫五鼎，士三鼎，其他人不可拥有。成语中有一言九鼎、问鼎中原等，都说明鼎是王权的象征。能卖三十万银元的周鼎，绝不是一个小器皿，一个毫不起眼的村子，竟然出土这么大的鼎，至少说明周代这里就有人的活动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，由此推论，尖角村曾是一个繁华之地。听了此消息，虽然不至说我的祖上阔多了，但至少说明这里曾有过非同一般的文明。可从我记事起，就厌恶这里的贫穷。

村子靠西南的山头上有一座寺院——

镇江寺，碑文记载始建于唐代，可见历史悠久。于是，官方的称谓把尖角叫作镇江村。镇江镇江，显然是镇住江河之意，20世纪70年代之前，每年的夏天，汉江都会河水暴涨，淹没农田和庄稼，猜想祖先把那座寺庙修在山头上，就是要镇住泛滥的江水，保一方平安。为什么又叫尖角？因为汉江在那儿拐了个弯，那片不大的山地，被汉江三面包围，形成一个类似于不规则的三角的形状，又处于东汉造纸术发明者蔡伦封地龙亭的一角，故而称为尖角。汉江在镇江寺拐弯，进入秦岭和巴山的夹击中，形成一道宽七八百米的山谷，从此进入九十里黄金峡。为什么叫黄金峡？因为汉江从发源地宁强嶓冢山倾泻而下，钻出大山，流经勉县、南郑、汉台、城固、洋县，纳入发端于秦岭、巴山的褒河、湑水河、牧马河、沮水河、酉水河等支流后，形成澎湃不息的大河，接着进入汉中的西乡县。而20世纪70年代之前，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，九十里黄金峡，是连接汉中各县，贯通安康、十堰、襄樊，直至武汉汉口的重要航道。黄金峡的称谓，凝聚了人们对这条重要河运的共识。

汉江进入九十里黄金峡，浩浩荡荡，一路向东，形成了巨大的江流，在暴雨频发的夏天，滔天巨浪冲天而起，淹没了汉江两岸的沙坝，进入黄金峡后，浪头直接冲撞到山体的巨石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，爆发出

不可阻挡的气势，如同千军万马在嘶鸣，将整个山谷河道变成了不见人影的战场，像一曲万人演奏的交响乐。春天和秋天的河水，大多是另外一种状态，水位大大降低，河口开阔的河段，河水最浅的时候，水流平缓，几乎没有风浪，人可以不用坐船直接蹚过去。于是，偷懒的年轻人不必绕路去渡口，而是脱光衣服从最近的地方过河。我的少年时期，即使大冬天气温低，天寒地冻，我和小伙伴们去南山砍柴，大多时候，挑着柴担子脱光衣服直接过河。那些浅水时段，航运就会暂停，对去南山砍柴办柴的人来说，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时光，不但可以省去渡河的路程，而且可以亲身体验河水的美妙，清澈见底的水流，虽然有些刺骨，但从身体上划过时，会有一种细腻的温柔。这时脚下的流沙，更是妙不可言，从脚趾缝间和脚面流失的过程，就像有无数的小虫爬过，有一种轻轻的痒痒，也有一种亲切的抚摸，令人想极力摆脱却又有欲罢不能的喜悦。

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时期，是在汉江边度过的。汉江留给我太多的记忆，其中包括着关于它的美丽传说，和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。当然也有两次差点儿丢了性命。

第一次是五六岁时，跟着哥哥去放牛，和同家门辈分虽低但年龄却长的侄子杨庆，一起去江边洗澡，那时正是夏季河水暴涨的季节，平河两岸，波涛汹涌。因为杨庆会游泳，跳下去后，就钻进了巨浪中，哥哥见状也跳了下去，可他不会游泳，立即被大水吞没，不见人影。河南岸半坡有过路者见状大喊大叫，哭喊着也跳了进去，大水立刻卷着我向下游冲去，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幸亏杨庆水性好，经过与洪水激烈的搏斗，终于将我们两兄弟救了起来。

另一次是生产队过河收麦子，因为汉江发大水，渡船过不来，必须有人逆流将渡船往上拉出一截距离，借着船工的摇橹和水流的力量，把渡船划到对岸。但是河南岸没有人过江，队长喊有没有人可以游过江去帮忙。那时，我已经上初中了，在上学路上的水库里学会了游泳，一时有了英雄气概，不由分说，跳下江去。谁知跃身跳进江水中，即刻被冲入洪流中，巨大的浪头一



——我写《唱河渡》
□杨志鹏

一个连着一个，劈头盖脸地打来，难以招架。好在脑子清晰，如不奋力一搏，性命全无。在母亲焦急恐慌的目光中，我在半个小时里奋力自救，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，游到了对岸。当然更多的时候，我是看着汉江的清流，听着老人们讲述汉江的传说而成长的。当然更多的时候，我是看着汉江的清流，听着老人们讲述汉江的传说而成长的。当然更多的时候，我是看着汉江的清流，听着老人们讲述汉江的传说而成长的。

19岁那年，我终于走出山地，离开汉江，开始了12年的军旅生涯，随后走西闯东，从青海高原到江城武汉，最终落脚青岛，经历了从大漠戈壁到大江大海，从执行任务时曾到过的海拔5300米的雪山，到了零海拔的黄海，一个出身于山沟里农民的儿子，命运在几十年的岁月里，不断变化各种职业和身份，以不可思议的机缘，见识甚至经历了宦海沉浮、名利场的奇闻异事。许多人和事令我眼界大开，思维跳跃。最终被时代大潮裹挟，跳进了商海，见证了财富的争夺和贫穷者毫无尊严的生活。那些充满传奇和非常的经历，许多时候连自己也不相信，其荒诞性、奇异性，远远超过了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，这就强化了我关于人生的梦幻感。

几年前有幸受邀返回家乡，参与汉中天汉文化公园项目建设，深度介入这片土地的开发，目睹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是怎么渴望改变这里的面貌。尽管他们身份不同，人生的道路各异，在这场旷古未闻的巨变中，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抑或被裹挟进难以言说的境地，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未曾想到的变化，但他们的付出，和对这片土地的情怀，常常令人动容。这使我对汉江的认知发生了巨变，那些人和事让我久久不能释怀，在朋友的建议下，我创作了《唱河渡》，希望通过这部作品，使更多的朋友和读者，走进我的家乡，感受汉江的博大壮阔的魂魄，感受这片土地的苦难与辉煌、壮美与温柔。

山间日月自从来，天际无云少是非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心存善良的人们，不管他们身处何处，在干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无论生活呈现给他们什么样的状态，他们总能在其中找到生存的方式，也许他们有美好的憧憬，也许只是为了活着的单纯目的。他们一刻不停地奋斗过，还将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继续奋斗下去。看着那些辛苦的劳动者，一切心机和妄想都显得浅薄和无耻。尽管生活可能带来复杂的记忆，但人们依然会选择以善良之心对待这个世界。我用《立场》这首诗，作为作品尾声中的一个情节，就是想说：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只是自己心灵的选择，与外界无关。

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我写了《唱河渡》。感谢汉中市滨江新区的建设者们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，是他们提供的素材，丰富了我的创作，在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！同时我以无比的敬畏，向给了我最初生命的汉江以及秦巴山地表达我的无限感恩，《唱河渡》是我献给这片山河大地的礼物，但愿我的书写能贴近这条江河和这片土地的魂魄。

感谢好友黄建中先生在整个作品创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，他认真阅读第一稿和第二稿，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。感谢雕塑艺术家贾维克先生，他阅读了作品的电子版后，用了两个月时间，为本书创作了13幅精彩的插图。感谢段继刚、王连成先生给予的订正和修改意见。感谢书法家尤全生先生、马治权先生题写书名。是多位朋友的用心参与，才使这部作品能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对他们的付出表示真诚的谢意！

我常常站在汉江岸边，看着江水发呆，不知道是眼前的汉江真实，还是想象中的汉江真实，抑或梦中的汉江真实？三条汉江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显现，唯有奔腾的激流所迸发出的内在灵魂是一致的。于是，我在《唱河渡》中呈现了一条文学的汉江。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但它的精神实质是真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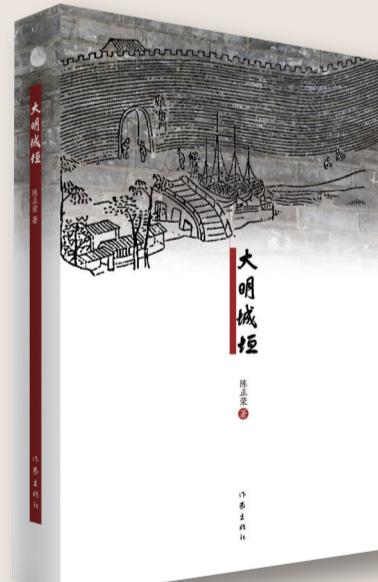
唱河渡，非唱河渡，是名唱河渡。

(摘自《唱河渡》，杨志鹏著，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)

城垣与爱情：映照一个王朝的背景

——评《大明城垣》

□王洪



技艺、历史断代、碳十四测定等的揣摩，而是借助于“有心之器”，从林籁简响中听出吹竽弹瑟的美妙，解码出一波三折的故事。

作家显然把自己谙熟的新闻写作方法，借鉴到小说的叙事方式中来，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。小说通过一块特别的城砖这个“新闻由头”，演绎出了窑工汤满一家三代人与那个筑城时代的故事。主人公汤满的祖孙三代与制砖、烧窑、筑城有难舍难分的不解之缘：汤满父子先后参加了凤阳城、南京城的筑城，呕心沥血，披肝沥胆。聪慧的汤满不仅勤奋劳作，更是烧出了令人惊诧的“白玉砖”，受到朱元璋的嘉勉。

然而，无意走仕途的汤满，深怀匠人之心，执意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匠。这部小说中除了主人公汤满外，先后塑造了汤和七、汤丙、铁柱、李克、刘顺一、黄牛四等这一连串镌刻在南京城墙砖头上的名字，通过精巧的构思复活了这些在城墙中沉寂的名字，并将他们编织在其故事中，以让人们再度通过小说来记起那些参加明城墙建设的匠人，审视那段历史的进退与功过。

汤满的一家几代传承，故事是完整的，情节的设置也合乎历史和人物命运的逻辑。袁州府宜春县月亮湾汤和七是一烧窑匠人，一生用心只做好一件事，烧出远近闻名的“和七窑”。洪武十一年，朱元璋决定将应天(今南京)作为京师，两次征召匠人筑城。儿子汤丙来到应天烧窑。汤丙的儿子汤满也烧得一手好窑，深得总甲的女儿袁明月的喜爱并一见钟情。不料却遭遇总甲的阻挠，将汤满送到京城役作。汤满陷入痛苦的深渊。一天，他发现了糯米土并烧出如玉石、质地似铁的“白玉砖”。袁州提调官隋曾向朱元璋献上“白玉砖”，皇帝十分赞赏，进而召见窑工汤满。大明城垣建成，皇帝论功行赏，汤满也获得擢提，任工部员外郎。但汤满早已与意中人隐居山中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小说结构了一条为主题服务的主线：古代匠人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。这一深有意味的故事之核既表达对古代匠人